

■ 现场

院子是乱得不能再乱了，被老刘领进去后，竟有点不知该怎么下脚的意思。西面站了五六口漾着白色泡沫的大瓮，身材高大、罩着一块蓝头巾的女主人正在瓮前忙活，一看便知是在打山药粉。最大那口后面，半个猪脑袋从栅栏里探出来，嘴头一拱一拱的。东边院墙下，用木棍隔出一小块场地，两只顶着锈蚀镰刀的羊立在那里沉思。五孔窑洞门脸洁净，正中一孔的窗台前，摊了大堆黄灿灿的玉米棒子，几只鸡在边上踱步，被勾引了又无从下口的样子。

窑洞是我熟悉的那种，间口很高，内墙刷得极白，靠窗户是一面大火炕，上面铺着绘了花草图案的大红油布，让人觉得温暖、亮堂。幼年延伸过来的记忆，让我对窑洞和土炕向来亲近，以至于看见那面炕，不等主人邀请便迫不及待地坐了上去，像是回到了久违的乡下老家。窑里的家具也简单，靠北墙摆放了两个大红洋箱，箱子上贴墙斜着几个相框，放得最大的一张照片是全家福，老老少少十几个，老刘和他的老伴端坐在中间，脸上是幸福满足的微笑。坐在炕头上，我忽然想起该给城里的朋友打个电话，可一看没一点信号。老刘笑笑说，窑洞太厚实，挂在窗户上才行，我的平时就挂在那儿。抬起头一看，窗户的高处果真吊着个东西，用套子套住了。老刘说，还有套子，我给你们拿两个去。我们连忙制止，说不用了。

路上从朋友那里得知，老刘是口子上的文化人，耕作之余，绘制了不同年代的村庄图，村子的每一条街巷、每一条道路、每一处房屋、每一座庙宇都在上面有所反映。闲聊中，他从东窑拿回几个卷曲的小学生用的作业本，有钢笔写的，有毛笔涂画的，封面一律写着“口子上——难忘岁月”的字样。依次看来，头一本前三页全是密密麻麻的地名，名字千奇百怪，其后是对村庄的分类记述，涉及地理、历史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植物等等，俨然一部村庄的大百科全书。

看着这个瘦小的老人，我心底不由得升起了一种感动，这不正是我们曾经以为消失了的那种乡贤吗？这几年，按说大大小小的村庄我也没少走，采访过的人不计其数，可又遇到了几个像老刘这样的有心人？那些早已走出村庄的，近些年正在走出的，又有几个怀存着这样一份缜密的心思？不管主动还是无奈，事实是，我们争先恐后地离开了乡村，谁还想着回报、呵护她，哪怕是为她做一点微不足道的事业？

田园将芜，胡不归？怕只是诗人的一声古老的喟叹了。

二

我一页一页翻看着，恍惚看到了村路上运送货物的风尘仆仆的驼队，历史转折处动荡不安的刀光剑影，以及田野里劳作的先人的背影。

这村子，因处于平鲁与偏关交界的大路口上，很随意却又极准确地叫做了“口子上”。

从老刘绘的地图可以看出，明清时官方便在这里设卡驻兵，过去村里有一家较大的商铺，四五个骆驼店，龙王庙、土地庙、观音庙、老爷庙、五道庙等十几处庙宇，与平川不同，这里的庙多是板石箍的窑洞。进村时我曾驻足观察过，顺着村北的那面崖坡（老刘称之为窑崖），高高低低错落着三五排窑院，越往上的窑洞年代越久远，也多是石箍的，下面的窑则年代较近，且是土打的。顶上面的一排窑，已人去室空，看着苍老破败，连门窗都拆掉了，人或者退到了下面，或者搬出了村庄。最高处有座孤零零



的石窑，我向一个村民打问它的用途，说那是龙王庙啊，如今仍香火不断。

据老刘讲，当年贺龙带着队伍路过时，曾在村里某处石窑院里住过一宿。一些老人至今记得贺师长的胡子，以及他住的那孔窑洞彻夜不眠的灯光。

独特的地理位置，决定了口子上的过去非同寻常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村庄经常被过往的鬼子兵糟害，马牛羊被牵走，猪被杀掉抬走，庄稼捆子被战马吃掉。有个村民在村西的土窑湾锄田，好端端的，也没招谁惹谁，被一枪打死。有个后生办喜事，吃席的人被扑进村庄的黑狗子全部剥走了衣服。村里有支民兵队伍，每次发现鬼子来了，便组织村庄老小逃向村南的大沟。老刘便出生在逃难的土窑里，那是1945年5月，离鬼子投降还有几个月。

朋友因此开他的玩笑，说你看老刘眼睛那么小，个头那么低，那是在娘胎里受了惊吓。我于是笑，老刘也憨憨地笑。

可能找不到更合适的称呼，老刘叫我老王。他说，老王，我们村处在大路口上，那时四面八方鬼子都来。有一天，天快擦黑时，鬼子扑向村庄，人们四分五散逃走了。鬼子在村里住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都走了，有个当官的睡到了头，还在窑里。见鬼子走了，村民们陆续返回村庄，有人回了自家院子，一看，还有个鬼子没走，正在窑洞里擦枪呢，他吓了一大跳，跑出去赶紧报告了民兵。几个民兵摸进院子，趁鬼子不备，猛地扑上去，拦腰的拦截，抱腿的抱腿，几下就将他制服了。村里人早对鬼子恨得咬牙切齿，见活捉了一个，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。民兵说不能杀，得交给县政府处置，押着往大南山方向走。没走多

远，鬼子发现丢了个人，马上反扑回来。有个民兵发现了，开了一枪，村人又四分五散地跑，多数人跑了，没来得及跑的，有一个被捅死了，挨了17刀。窑洞都给一把火烧了。有个小媳妇没跑掉，被一帮鬼子兵糟蹋了，小腹腹胀，当妈的急得没办法，用擤面杖去擤，边擤边骂那些灰牲口。

谈及村子的现状，老刘说，边山峪口的，留不住人，跟别的村一样，年轻人都走了。主要是没学校，娃们想上学没地方去，就搬了，咋着也得念书识几个字吧。如今守在村子的，只有几百口人了，主要是50岁以上的，像他这个年纪的好几十个。多数村民过得还可以，以种地为生，有的收入还不错，相比较，还是那几个五保户受罪，都不愿去孝敬老院，虽说国家给的补助也不少，一年四五千块，可是因为老早就有了毛病，又没人照顾，活得挺恹恹的。他有个叔伯兄弟也是个五保户，打小腿上有残疾，有时还得他去给送点饭。

老刘话不多，但因为这辈子经见的多，说一句顶一句。他高小毕业后，参加了平鲁县组织的农机培训班，是县里的第一批拖拉机手，在县农机站待了两年，后来派回到口子上所在的下水头乡，一直当农机管理员开拖拉机，是当年人们所说的乡绅“八大员”之一。他还在村里当过三四年支书。现在每月拿两千块退休金。老刘说他养的那口猪和几只羊不卖，主要是杀了自家吃肉。他种的那点玉米也不卖，供猪吃。我忽然萌生了住下来好好跟他聊一聊的想法，偏偏朋友也怂恿我——别再乱跑了，今晚就住下吧。我把脸转向老刘，他憨乎乎地一笑，住下吧，你们能住当然好啦。

我暗自窃喜，说那就给您添麻烦了。老刘说客套个啥，来了就甭客气。又说，一会儿我得出去拉趟玉米，你们歇缓一会儿，出去走走也行。因昨晚和朋友聊天太迟，中午又忙着赶路，我觉得有些困倦，等老刘出了门，便拉来个枕头躺下了，火炕的温热让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惬意，很快就睡着了。醒来后，炕上只有一只猫，它就卧在我头顶这边，毛茸茸的。睡梦里，它好像在我腿上走过，柔软潮湿。我盯着它，它也瞪着圆溜溜的眼睛看我，我抚摸了它一下，然后起身出了窑洞。外面下起了小雨——来的路上，就一直那么阴沉沉的。院子里有些泥泞。女主人还在那几口瓮前忙活。见我出来，她笑笑说，你朋友去沟里了。

我出门时，那两只羊仍在雨中沉思着，在想什么？

离着老刘家窑院不远处有个井台，一个村民正往驴车上搬装水的大卡子，台子上还墩着几个。我问，还套车？答，住得高，不套拉不上去。我问，家里没通自来水吗？答，通了，今年不知咋搞的，没水。我在街巷里胡乱走了一会儿，而后朝南边的公路走去，这条路叫“平万线”。远远看见了朋友，他正在沟里看一村民搭贮存玉米的网架。所谓的沟，其实是一条干涸的河道，不过主人还是将架脚抬高了几尺，以备出水。依我的记忆，在乡下，玉米一般要贮存到来年二三月才出售。一问，这家人种了一百五六十亩玉米，是村里的种植大户。机械化作业，刨去投入，正常年景收入二三十万不成问题。他说，村里种四五十亩玉米的还有三四家。

聊了半天，又和朋友往戏台那边走，见戏台旁边立着一尊铜颜铜身的门神，心里有些疑惑。朋友多次来这个村采访，解释说，这尊门神原先立在村子附近的公路旁，代表看护的是平鲁西大门。今年春天被车撞坏，钢鞭被拿走了，脚也崴了。人们便把门神请回村里，立在了戏台旁。正对着戏台的一面高墙，有几个人还在上面干活。朋友说这是村民集资修的文化墙。后来听老刘说，修这墙，村里人都挺乐意的，觉得可以让村子显得热闹些，有捐几十块钱的，也有捐几千块的。不管有没有学校，还是得有点文化气息，毕竟早些年村里出过一个秀才，八九十年代考出去十几个大学生啊。

正说着，老刘开着三轮车从公路南边的坡地上突突突地驶了下来，车斗里的玉米袋上还坐着个人。开过来时，他转过脸大着声冲我们说，都淋湿了，快回去。那我们进了院子，老刘已将车上的玉米扛了回去。还是闲不住，又挑了几担水，冲洗了那几口瓮才进了屋。

吗？记得有一次，我在我们那个小城的街头遇到了一个小名，就在老刘那一刻我认出了他，这不就是我们村那个被叫作“四驴”的整人高手吗？“文革”期间斗人时，他出手狠毒，一根绳子几下就能将人吊到房梁上。看着他皱皱巴巴的老脸，快要散架的身子，我淡淡地说了句什么，便忙不迭地走开了。后来听我母亲说，“四驴”的老婆早已死掉，如今寄居在女儿家里。我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过去做过的恶事，现在，对当年的行为又有没有过一点反悔？

不瞒你们说，近些年的事我差不多都记不住了，过去的事反而忘不了，有些甚至越来越清楚了。老刘笑着摇摇头说。

我想，这可能是那些年的事对他刺激太大，锃子似的钉进了他的记忆。后来听朋友说，上世纪80年代初，老刘外甥女一家被村里的仇人灭了门。对方两个兄弟，一个是光棍，杀人后由他顶了罪。听了，我心里不由得一疼，感叹老刘所经历过的苦难，生在战乱年代，幼年丧父，中年又经历了那样的痛苦，但风风雨雨他都撑过来了，他在讲述过去时显得语调那么平淡，几乎看不出悲喜。人，或许只有经历了大的磨难，才会看淡一切的。他这样整理自己的村庄记忆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他是想让村庄的后代记住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吧。多少年后，小小的口子上，或许会像别的那些已经消失了的村子一样，也将从地图上抹去，但它的后代总该记住自己的生身之地，记住自己的故乡，搞清楚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吧？

老刘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，先后都考上了大学，儿子还是硕士。那面刚刚修起的文化墙，将要刻上他儿子撰写的村庄赋。对这些，老刘并没显出几分得意，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，便又扯到了别的话题上。朋友说，老刘为村里做了不少事，可做过也就做过了，从不挂在嘴上。谁家有困难，他知道了，总会去帮一把，借点钱或者出个力。谁家的红白喜事，只要请他去当总管，他总会尽心竭力，帮着把事办好。村里的任何公益活动，他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与推动者。他因此很受村民的尊重，在村里有点说一不二的意见。朋友说，你看他身单力薄的，为啥受人尊重？就是因为他以诚待人，老想着为别人做点事啊，他这点威信是多年积累起的。

吃完饭，又聊了好久，可能是忙活了一天有些累了，老刘催促我们也早点睡。他的老伴将炕上的铺盖搬到了西窑，又给我们换上了儿女们回来用的被褥。朋友说你们老了，还是我们睡西窑吧。老刘连连摇头，不用不用，你们跑了一天路，睡个暖炕能歌缓好。隔了不一会儿，他的老伴又进来了，提来一个尿桶，说夜里就别出去了。尿桶也是我熟悉的。一切都是熟悉的。以至于第二天早起，吃过两碗热腾腾的莜面圪坨，走在返城的路上，我对那久违的场景仍有些留恋。

那一晚，我和朋友早早就睡下了。外面淅淅沥沥的雨点，击打着苫盖玉米堆的塑料布，嗒嗒、嗒嗒、嗒嗒……忽然听到了手机的声音，很响，我以为是朋友的，朋友说不是，拉亮灯一看，还真的不是。蓦地记起了老刘吊在窗户上的手机。我刚起身摘下它，老刘的老伴便奔了过来，说肯定是儿子打来的，接过去拿着走了。

好安静的口子上。窗外夜色浓重，秋雨嗒嗒，火炕的温热丝丝缕缕地游进了我的身体，驱走了疲惫和寒凉。没有电视的聒噪，没有新媒体的干扰，也免去了洗澡，甚至来不及想想儿时住窑洞的事，便沉入了梦乡。这是我这一年睡得最早也最踏实的一个夜晚——难道仅仅是因为回到了乡下的窑洞？

■ 讲述

记苏策

□陈希平

红军老作家苏策同志留下包括《陈赓传》《名将之鹰》《雀儿山的朝阳》《同犯》等多部著作，达400万字，可谓累累硕果。他撒手人寰向着万重云莽踽踽而去了，但在我的感觉中他还活在人间。每当我路过原西南军区文化宫那片营区，总会忍不住向他居住过的小楼张望，并想起他传奇的一生。如果是夜晚，小楼上的窗口依然亮着灯光，我想那必定是他在勤奋写作——他的勤奋是出了名的，哪怕被关在监狱中，也是笔耕不辍。他那铿锵有力的“枪杆诗”，更为人们所熟知，比如《八十抒怀》：

活着干，死了算，冷也扯淡，热也扯淡。

他历经坎坷，深谙世态炎凉，但他不背包袱，总是甩开膀子向前，顺从自然规律。一个93岁的长寿老人，选在岁暮天寒的日子悄然而去，走得从容。多年受苏策同志的教导，往事历历，难以释怀。我与他交往63年了，真可谓“亦师亦友久心仪”。

1949年6月，我在江西南昌入伍，投在二野四兵团陈赓将军麾下。1950年5月，在军政大学分校毕业后，留在校文工团短暂工作过。1951年3月，我奉命调到军区文化部工作，由苏策同志领导，参与编辑供官兵阅读的《文艺生活》等多种文艺读物。我学习做编辑、写文章，有时也奉命陪同作家（如曹克、柯岗、海默、孙谦）去边疆民族地区和边防部队采访。在这些活动中，我大开眼界，饱览了云南的名山大川、风情文化，受益良多。当时，苏策以他的远见卓识，调集人才，组成创作队伍，其中有白桦、公刘、林子、彭荆风等，他们后来都成了有成就、有影响的云南边地军旅作家。

1952年，苏策调往西南军区文化部工作。不久形势突变，运动频繁，创作组很多人都被打入另册，文艺队伍陷入了“昨夜西风凋碧树”的劫难之中。

1992年我平反后得以重返昆明定居。回到昆明后，得知苏策同志也经历了长达7年的牢狱之灾。他彻底平反后，回到原军区文化部的一个独院小楼居住。从此，我闲暇时常去他家拜访、聆教。

此时苏策精力旺盛、写作勤劳，在创作完成《陈赓传》的同时，还编辑了多本著作。每出一本新书，他都送我一本，让我十分高兴。2010年他花了大力气，编成

《苏策小说精选》，把他的得意之作都囊括其中。很多人喜欢的《白鹤》和《同犯》，也都赫然在目。记得冯牧先生曾经说过：“他（苏策）在60年代初发表的《白鹤》和新时期所写的反映‘文革’期间荒诞岁月的《同犯》，都是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来的精湛之作。”在《同犯》中，苏策本身就是一“犯”，但他却以共产党员的品格对“同犯”——一个小流氓浪进行言传身教，让他走上正途，培养他成为有用之才。如果没有悲悯的情怀、忧患的意识，是很难做到这些的。最近几年，已经耄耋之年的苏策，不甘空度岁月，心潮涌动，一个新的写作计划在他脑子里产生。他要把他传奇的一生写成长篇自传。于是，我每次去看他，总会听他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，大有收获。2013年11月，他告诉我，他的腹稿已经梳理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剩下的进军西藏、戍守昆明就好办了，记忆犹新。趁此高兴之时，他顺便给我讲了一个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。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，日寇在山西汾河地区十分猖獗。陈赓将军决心要打掉鬼子嚣张的气焰，中街战斗就要打响。

中街位于汾河岸边，地势险要，日本鬼子的炮楼像魔鬼一样立在汾河岸边，成了我军进攻的障碍。任务落在太岳纵队有名的“田营”身上。这个营的营长姓田，是杀敌老手。临战前夕，苏策来到田营，报道部队动向。战斗打响后，鬼子一时顽强，形势于我不利。我突击队未能拿下炮楼，田营失去了两个连的兵力，偏偏联络中断，失去后援。眼看这一战要暂时失利，苏策认为必须尽快把消息报告指挥部，以扭转困局。于是他从中街寻出路，以他单人灵活活动，终于在一个偏僻角落找到出口，跑回总部求援，很快招来救兵，摧毁了鬼子的据点。

讲完中街故事，苏策眼睛湿润，不知是想起了田营的无名英雄们，还是激起了他心中的壮志。

2013年9月，苏策举行家宴祝寿，我应邀赴席。此时他已是93岁高龄，仍然激情满怀、谈吐幽默，那热烈的气氛令我难忘。

谁料天有不测风云，12月中旬，昆明天气突然大变，气温骤降，地冻天寒。12月13日起，居然大雪纷飞，一夜之间，大地一片洁白，如披缟素。这场大雪，这次寒流，为昆明近20年所罕见。回忆及60年前，即1954年隆冬，在苏策带领下，我随原西南军区文化部创作组赴康藏公路（现名川藏公路）工地采访，那真是地冻天寒、万里风雪盖高原啊！

只是当时大家还年轻，都能挺住。虽然昆明的落雪不能与西藏的相比，可如今，我们都已是七老八十了，而苏公又刚刚度过93岁寿辰，在这严寒的日子里，我很想念他，于是在雪霁天晴的12月19日前往他家拜访。刚刚走到门前，只见院门大开，门上披了黑纱，几位军人正在忙进忙出，他竟于前一日溘然仙逝！

岁月滔滔，数日之间竟与其阴阳两隔，不禁悲从中来，口占小诗一首，为其送行：

难忘聆教六三年，冰雪寒凉总挂牵。
笑貌音容铭肺腑，灵前吊唁泪潸然。

林间的静谧与凝重

陈原/图文

我再次来到这片林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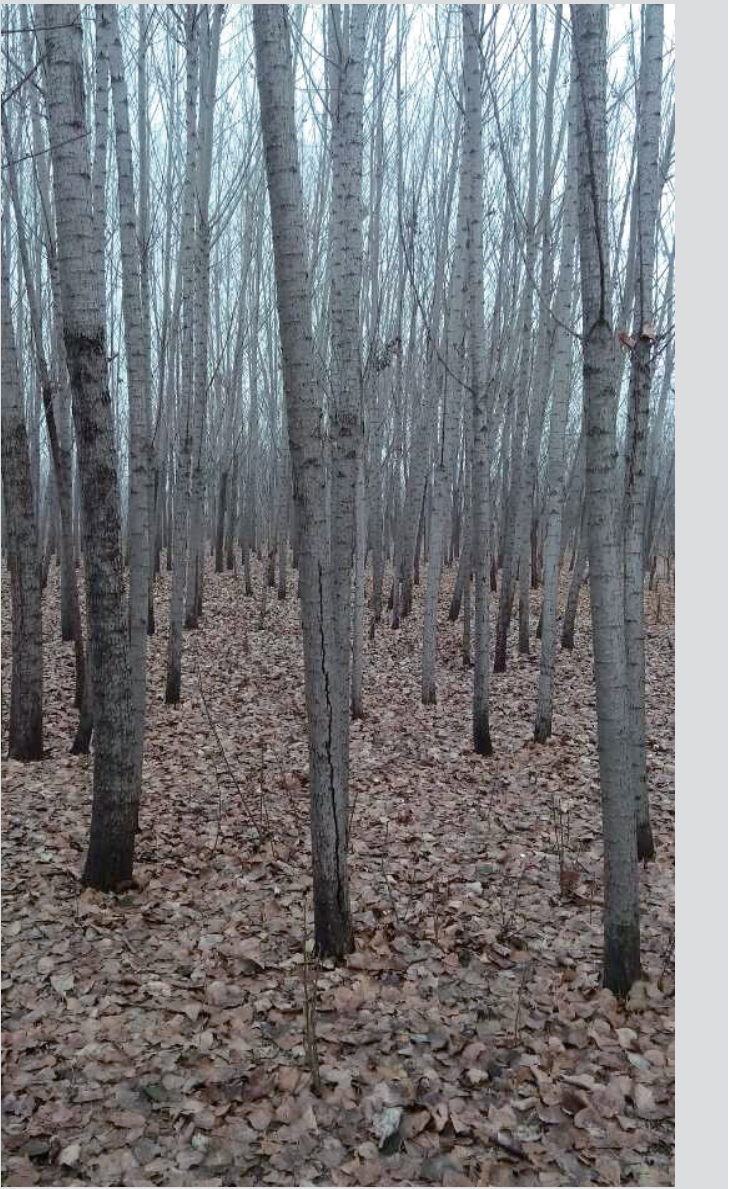
让我先以一个远观者的目光看着那个走进这片林子的自己：你在公路边停车，从坡上下来，像一条鱼从浅水一下子钻进深水，你立即获得了一种宁静。倏忽间，你仿佛穿越了很远的岁月。你仿佛在一种忽然到来的时空里下沉。无数的树干一下子站在你的周围，就像遥远的事物一下子包围住了你。在这初冬之季，脚下的枯叶已经铺得很厚。走在上面如同走在往生。我在陪伴谁？

一个自己就这样在另一个自己的眼中生动着。我将无数次这样走进林子的自我重叠，感受这林间的静谧和疏朗。

今年，我已经来过这里数次。春天、夏天、秋天、冬天，我都来过多次，我看到它在不同的季节里呈现出不同的景象。而此时，阳光钻过树叶的缝隙，地下的枯叶层层叠叠，构筑着我在心里曾经描绘过的图画。今年过多的雨水让林间有些阴暗潮湿，也因此有些凝重。大地的心事也显得沉重。过多的树干，以及无数的横生斜出的枝杈让我必须快速穿行。此时，背景急促变换却有些雷同。树却一直站着，这一棵树和那一棵树，对我次第迎送。

我在想，树啊，你们为什么不能行走？抑或可以坐下来、躺下来？而让自己一生只能保持一种姿势？其实树是行走的，它在岁月里行走，并在行走中让岁月在自己身上生长。而它们是没有坐下或者躺下的资格的，那是它们死亡的姿势。甚至，对于少数的树，站着也是它们死亡的姿势。到了现在的季节，漏下的光的碎片似乎仍远不及影子多。越来越深的节气让它们伤感。

它们的伤感我感到了，因为我也正是处在人生这样的季节和节气里。无数的季节在我的生命里呈现出重叠的姿态。人生的悲凉浓重。你看这林间的静谧与凝重，多像生命在一个季节里的统一的表情！林子是呼吸的，这并不仅仅在有风的时候才能感觉到。这呼吸来自泥土深处的根。那默默的深处的呼吸才真正纳着生命的情愫与真气。那高处残留的叶片簌簌，生命就这样静着响着。



文艺报
陈原
记录